



□ 王卫东

地瓜饭,故乡情

妻子从集市上买了地瓜,做饭时切成小块,放在笼屉里蒸熟,或是与大米小米搭配熬成粥喝,都是不错的选择。早上喝碗地瓜粥,然后步行去上班,边走边观看周围的风景。楼区附近麦地一角,农户栽种了几小垄矮地瓜秧苗,与快成熟的小麦相伴。走到楼区三十米大街上,无独有偶,有农户楼下的小菜园里也栽种了几行地瓜秧苗。对已年过半百一直生活在农村的我来说,看到这些被主人特意淘换来种下的地瓜秧苗,心里不禁回忆起过去与地瓜的许多往事情缘……

小时候,村南坡一带是大片的沙质土壤,非常适合种植地瓜。春天,生产队集体劳动时,乡亲们田间就地取土垒起一米高的土墙,土墙左右两侧再筑起有坡度的矮墙,把留作育苗的发芽地瓜切成小块,一一埋进土里,土墙上面搭上些木棍再在上面覆盖上塑料薄膜,四周压实封严,一个个在家乡被俗称为“地瓜炕”的小型农作物育苗工程完成了。

4月下旬气温回升,风和日暖,农人们开始掀起薄膜,给娇嫩的地瓜通风换气,让秧苗尽快适应移植在“地瓜炕”外的自然环境。几天后,地瓜秧苗叶片厚实翠绿,大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在地瓜秧苗采集成束,然后一棵一棵放进沟坎里,浇水、扶正、培土、固定好。一垄垄地瓜秧苗随风起舞,恰似播种在春天里的绿色诗行,给农人们带来希望与欢乐。

责任田分产到户后,家家户户继续栽种地瓜。乡亲们开始去集市上购买地瓜秧苗栽种,省去了自己育种的麻烦。栽种地瓜是一件颇有些技术含量的农

活,需要家庭多个成员通力合作才能完成。那时候我已有些力气了,能帮大人干点农活。用扁担挑水,给每个地瓜坎里放满水就成了我的任务。刚开始学着用扁担挑水,掌握不好平衡,在沟坎起伏的地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桶里的水溅出不少白白浪费,肩膀还被扁担压得生疼,放下扁担那一刻肩部如释重负,喘口气,弯腰提起桶,把一个个地瓜坎里面浇满水。叔叔在一旁指导着我用扁担挑水的技巧,他说要选好扁担的中点放在肩上,慢慢起身走路时看好脚下,别被深深浅浅的地瓜沟绊倒,撒了水不说,还容易让人家看笑话。叔叔仅大我四岁,干起农活来却比我强多了。他对我说的话既是经验之谈,也有自身经历的教训体会。母亲和姑姑们开始往地瓜坎里面放入秧苗,她们也是弯腰低头,迅速把地瓜秧苗轻轻摁进去。爷爷奶奶过会儿看到坎里的水渗下去了,就用手把坎里的潮湿泥土聚拢在地瓜秧苗周围,再捧上几把干土,扶正稳固好秧苗,至此秧苗栽种工作算是完成。栽种过程中,最考验眼力和体力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当数挖地瓜坎了,这项工作往往都是由正值壮年的父亲来承担,这是整个地瓜秧苗栽种的第一步。父亲手持短把锄头,目测每个地瓜坎之间的间距,手起锄头落,一个个大小均匀、距离均等、深浅适度的地瓜坎,在父亲弯腰倒退着脚步行进中依次完成。

夏季来临,雨水充沛,地瓜秧苗生长茂盛。这时候,农人要把地瓜秧翻一遍,清理干净周围的杂草,让旺长的地瓜秧势头减缓一下,据说此举能够增加

秋后地瓜的产量。翻过后的地瓜秧开始有些打蔫萎靡不振,过不了几天就恢复元气,绿油油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好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床绿地毯。我和小伙伴们在地里玩耍,用地瓜叶撕成碎片,蘸着口水贴在脸上扮相搞怪,还有恶作剧的伙伴用地瓜叶茎截成短块,支在眼皮上,翻开眼皮露出红眼险,呲牙咧嘴吓唬人。玩闹取乐够了,或许能在地里找到个野甜瓜呢,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秋天收获地瓜的时候,农人们忙碌并快乐着。父亲套上老黄牛,在大面积的地坎里扶犁,沿着地瓜垄一侧把成熟的地瓜翻耕出来。有红皮的,有黄皮的,躺在地里等待主人收拾。路边较小的地坎里收获地瓜就用铁锹刨或是用锄头掀,我试着刨地瓜,总是把握不住长在地下地瓜准确位置,用铁锹一脚踏下去,往往是把地瓜切断了,地下还残留一小部分,这样的地瓜容易腐烂不好保存。

地瓜大丰收,运回家里后,堆积在院子里成了小山,晚上父母搬出切地瓜的专用刀具,把洗干净的地瓜削成薄片,再用小刀划上口子,把这些初步简单加工后的地瓜片挂在铁丝上晒干,易于日后保存。地瓜收获后,父母先挑选一部分个头大、外皮光滑无损的,送到粉坊里卖个好价钱,再选择一部分个头稍小、无破损的下到地窖里储存起来,剩下的晒成地瓜干,可食用亦可换零酒。最后,那些个头小、有疤痕、品相不好看的地瓜,母亲就放在大铁锅里煮熟吃。我最喜欢吃那些紧挨着铁锅沿外皮有些酥焦的地瓜,母亲一掀起锅盖,

我伸手就抓起一块,嘴里不住地吹气降温,两手快速来回交换拿着地瓜。母亲批评我说,咋这么急,不怕烫着,又没有人跟你抢。我总是嘿嘿一笑,掰开地瓜煮焦的外皮,咬一口酥脆香甜,里面的瓤更是甘甜软糯。我吃地瓜就是这个吃法,趁酥脆吃,趁热吃。

冬天到来,父母为了一家人的大事小情继续操心忙碌着。母亲把晒好的地瓜干放在石碾上磨成粉,蒸做地瓜面窝头,窝头刚出锅趁热吃还可以,嚼着有股韧劲,凉了以后就变得硬邦邦,啃不动,难以下咽。父亲早早起来,煮上些地瓜干,吃上几碗,就套上毛驴拉车去外村收集木头,再运到集市上卖掉,赚点利润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我醒来从被窝里探出头,让父亲也给我舀一碗开水煮地瓜干尝尝,吃一口,甜中带着韧劲,嚼口地瓜汤水也是甜甜的。母亲把煮熟的地瓜切成小段,晒半干后,再放到铁盘子上烤至焦黄,味道口感比现在超市卖的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的薯条强多了。地瓜切成丝炒着吃,味道也不错。父亲把晒干的地瓜秧送到村里的磨坊,粉碎后给牲口当做饲料用。普通通的地瓜在农村人眼中是宝贝,根、茎、叶都能得到充分利用。

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衣食无忧吃穿不愁,膳食上更加注重营养,科学合理搭配一日三餐。地瓜作为一种普通的食物再次回到百姓餐桌,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饮食结构上的调剂补充,更是对过往岁月的回忆与留恋。春种几行秧苗,秋收地瓜宝贝。地瓜饭,故乡情,寄一缕乡愁,在心间永恒。

□ 刘宝泉

草木人间(组诗)

写生课

我躲在回廊下,听雨
而笔在隔岸,画你
油纸伞撑过小巷,向更远处去了
石板路上仅剩零散的诗句

我始终不敢走向你
走向那个不确定的你
也包括一个模糊不清的自己

雨季,等一个人归来

雨季快来了,要走的
正在收拾行李。即将向北逃离
我是昨天的守夜人
这次地来得有些急,忘了带油纸伞
也忘了一条南国的小巷
青花瓷、丁香结、乌篷船
江南熟透的梅子在等一个过路的诗人
可石板路的尽头会是你吗?
我无法预知

回忆录

深夜,不要尝试回忆一些名字
更不要把故事穿成时间的卷轴
读一首年迈的诗
需要拭去封面上的灰尘、扉页的污渍
需要准备几瓶烈酒和大量烟卷
需要一些
恰好落在老照片上的余晖
和夹带沙粒的风

麦地,最后一代

叩柴扉,等待一串快被遗忘的钥匙
与长者寒暄,需要一壶茶
或是其特意珍藏的几杯好酒
平时撒泼成性的肚子,现在绝对赤诚
我急需一些大葱、萝卜
搭配大酱来缓解乡愁
离家时的游子衣被岁月叮出几个窟窿
回乡找些类似的针脚,用来缝补

冬季的月亮下面是更漫长的夜
火炕已经老成另一副面孔
门口的柴草垛是北方村庄过冬的底气
我已经不会正确使用父辈谋生的农具
镰刀、铁锹、石碾、犁耙
它们在我十八岁后已经缩成一张张照片
吻别麦地,最后一代陆续去往异乡,漂泊

移植

从乡下向更远的城市,移植
需要深挖根基,带出泥土
需要趁阴天或者傍晚出走
才能掩饰掉离别时的一场大哭
需要在彼地有一个栖身的房子
以及可以向上伸展枝蔓的空间

我和表亲们,随着家中的树木一起
移植他乡,求学是最有效的途径
从父辈们手中借火,点燃另外一盏灯
结婚生子,然后如他们一般老去

老屋

风雨敲打木质的门和窗
每年这里有三百多个日夜在持续落尘
藤条摇椅、老茶壶、烟斗被搁置一旁
柴草垛在主人离家之前被分送给了邻居
它几乎被废弃,只是节日的偶尔落脚点
或者离家远游人的精神寄托
第三代子孙不敢独自叩门,怕惊扰
这里的“常住者”
——虫蚁,或者其他不知名物

草木人间

树木又长出一圈年轮
草,正在完成一个季节的更替
脸颊上的胡须茁壮成长
而我却更小了
开始我只是赵家屯的子孙
可占人口的六分之一
后来趟过黄河,去异乡求学
缩小成某校学生的几分之一
而现在临近毕业,去往某城市谋活
我更小了,小成某座城里人的几百万分之一
与草木一起成长,而我在风里前行

野菜包

不是节日到了,就是单纯想吃野菜包
晒干的马齿苋是祖母闲时收的
后来,连同烹饪方法传给了母亲
每逢中秋或者其他特殊日子才能吃到
衣服上的油点、满手的汤汁以及
烫掉的上膛皮,是我为贪吃付出的代价
十八岁后,开始在其他城市辗转
经常去快餐店或者包子铺
“寻觅”家乡的味道
相近的,他们只售卖南方的梅干菜包
每每想到故乡
漂泊在外的我,似乎已经饿了很久

□ 郭庆珍

给月亮写信

总在感叹指缝的宽,时光就这样在岁月的曲线中悄悄流逝。那春天的斑驳恍若还在昨天,五月的骄阳已经宣告盛夏的到來,那落去的花瓣下渐渐生出的果实,如同青翠那般怦然点亮了枝头。

当黑夜吞噬了白昼,月亮像一朵灿烂的光火,绽放在我的瞳孔里。虽说星河稀疏,然而月光皎洁,你在那一片窃窃的夜海中央驶出,如一轮皎洁的冰影,悄悄地穿行在天际。深夜是梦开花的地方,在

那浩瀚的夜海的中央,恍若盛开着一朵娇娆的光花,而我恰好喜欢那撒下来的清辉,尤其是它淋透大地的样子,更喜欢那跌落在地心里的影子,稀疏的树影雕刻出唯美且抽象的质感,风摇曳处格外迷离,那是夜风执笔,地心为纸,蘸着那皎皎的月光绘制着一幅夜画,杨柳飞絮,犹如白色的飞羽,在光影的加持之下,像是散落的白烟花,垂坠在一座城里。

也染白,也扰攘。

顾盼间,我心口的蓝墨汁已然溢满,携一缕长发的尖端,蘸着心口的蓝墨汁给月亮写信:纵然是人世间有百媚千愁,你始终那样时而纤细,时而又圆润,从容不迫。我多想,在自己的心口造一座好看的吊脚楼,把你挂在楼角上,那样就可以揣着满怀的月光。哦!月亮,我站在人间望你时,你时否也能看到跌落在人间的我,环视你的样子。然而,你顾自穿过沉寂的夜海,把人间的

黑夜缭绕出徐徐清辉,像是透过细筛洒落在人间的冰粉那般,剔透这荒芜又漆黑的夜。有那么几颗星星围绕着你,那也许是星河的痣子,多情地点缀在夜空的肌理上,有时我也觉得那是月亮的眼泪,总有一缕风可以为你擦干。
夜色已深,望着月亮的时候,顺便放生自己的灵魂,让它自由地出窍,在与月亮对白的那一瞬间,岁月虽已渐长,灵魂仍是少年。此刻,忍不住徐徐回望也感慨万千。

□ 梁雨豪

聚英湖畔荷花香

几株茵茵芳草,几枝不知其名讳的花儿宛若串成串儿的玛瑙珠子也缀嵌其间。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南宋诗人杨万里遥观西湖菡萏如是言。温煦的阳光是初夏响晴的清晨绝不会缺少的角儿,太阳把光亮不吝啬地铺在了聚英湖的湖面上,但它却从未想过会被这校园里的香花美惠所遮拦,于是,低矮的灌木的婆娑身影便掩映在青苔上、碧水里、怪石间。

“快瞧!”同行者的一声呼唤惊了出神的我,沿着湖畔寻声而去,碧绿的荷叶上正卧着一只翡翠色调的蜘蛛,它曾在岑寂的夜晚酣眠于聚英湖畔温暖的荷叶巢床上,一大早就睁开惺忪朦胧的睡眼,慵懒地伏在荷叶上,那蜘蛛原本是在叶子的中间,见了我,像是受了惊,羞赧地藏匿了起来。它从荷叶的中央拖着睡意盎然的沉重身子爬到了叶子的背面,我将叶子翻开,意欲寻其踪迹,不

知那蜘蛛顺着蛛网去往何处,一阵风拂过湖面,目之所及,层层涟漪。

初夏时节,鲁北平原的天日渐回暖。往年每逢盛夏来临,校园里毒辣辣的阳光炙烤着枯燥的土地,聚英湖不堪其热,早已变得“汗涔涔”了。每到那时,我便将手探进湖水里,那水温温的、暖暖的,舒服极了。荷花便于暖融融的湖水里翩跹起舞,随风摇曳,安然地生长在聚英湖的石缝中、小汀里、湖畔旁。沿着聚英湖,从图书馆的东面向南走去,远远望去便可见聚英南湖中的桃花岛。四年大学,桃花岛是我春天常去的地方,最初去是赏桃花,有几次恰好碰上了春雨,桃花落了满地,开在树上的几朵桃花也是无精打采,便怅然归去了。

晨间的微风成为了观景者们的导游,随风寻路,顺着聚英湖畔的木桥而去便登上了桃花岛,木桥两旁的荷叶密密匝匝的,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像是有

说不尽的悄悄话似的。双脚踩在聚英湖畔的石头上,将温凉的湖水轻轻地泼在荷叶上,一刹那,水滴像一个个轻盈跃动的音符,在荷叶上蹦蹦跳跳,像极了淘气的娃娃,自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灵动与雅致。

在荷花塘里久久徜徉着的好友几人,口中清唱着三闾大夫的调调:“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一位写诗的朋友深为眼前之景观所动,他面对着聚英湖,即兴吟哦道:“聚英湖畔荷花香,游人徜徉赏景良。”

志之所趋,兴尽而返。料想这聚英湖畔的荷花,在盛夏的黄昏之际,一阵沁凉如水的晚风拂过脸颊,于皓月之下便会暗香浮动了吧。到那时,再来聚英湖畔赏茵茵、闻荷香,趁着明月当空,浸沐于翠柳枝下,遥观火树银花。繁星点点,月色朦胧,恍湖而眠,醉卧一帘幽梦、一池荷香……

□ 张恒

散文诗五章

(一)云朵

我向天空行走的云朵,自由洒脱。

树之上,房之顶,流淌静静的温婉。云的美好与辽阔,赋予一湖碧水,给炎热的人间送以阴凉。云的翅膀自带光芒,蓝色的梦在招摇,汇集眸子里初夏的瞳仁。

我相信云的风情,将一切柔情安放,蕴含水的柔软,这是矫健的雷雨在宽阔的大地上疾飞,有时泛起的涟漪,花一样盛开。

云,总赋予我无限的想象。它们在我的梦里行走,一次次起飞,又一次次冲击我晦暗的沉陷。像同一种水,唱响蓝色的衣衫,记忆一场果实闪动的光环。

如何钟情于虚幻的想象,披一件云朵的斗篷,傲游大江南北。

云朵啊,你如果累了,就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雨吧。就像跟随你的背影,轻轻抚慰我的落寞。

(二)昨夜星辰

梦的树下,月光是散碎的银子,仿

佛沉淀时光繁复的鼓点,在斑驳一个人的情怀。星辰在我稿纸上流动,飞翔,像开在大地上的点点花朵。去星光下散步,晨光落在肩头,快意空阔,仿佛无尽的善念在风中摇曳而生。

夜鸟时而发出低鸣,我的身体好像一条河,溢出缓缓的流水声。

这是在午夜的原野,我的窗帷外,夜色如迷宫,梦的拓片在奔跑。黑夜的木屋,像一位静坐的智者,幽幽暗暗里长出心底的诱惑,扩大,填充我内心的残缺。

我的身影如果更丰富一些,去还原一个过去的故事。逆境,失落,以及思想储存的力量。让夜色失重的情感,搜寻我梦的答案。

我将永远寻觅一颗星斗,探索我的未知,在这真实的夜空呈现我多次的仰望。

(三)湖

当你在洁净的天空下行走,就像经历一场心灵的修行。

如何将我们前世转化成今世的相遇,与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同踏一方净土。

湖的眼睛与我直视。沧桑,悠远,仿

佛是我人生的知己。

当春天的末端经过一场瓦解,初夏的语言在湖面上打坐,时有花朵的隐隐芬芳传进我的肺腑。

风的听觉,潜入湖岸时间的背面。雷声,霞光,白天的星星缠着远去的梦。湖边青草,我的语言成为某种事物的纷扬,忧伤成了落入绿色火焰的泥。蛙鸣初醒,形成新的划音,撩动我激昂的心。

湖水波荡,风,形成禅音。心灵的苍凉,陡然回到树枝水面的倒影。

与傍晚的湖静默以对,宁静的湖面已消解我的疲惫,薄雾如烟。我轻轻采摘一缕夕阳静谧的光,踏上回家的路。

(四)月光

月亮,这夜空中的灯盏,黑夜的守望者。

我的祈祷,是夜晚安静的静谧,一片银光,把我流浪的伤口一遍遍安抚。

星星聚在月亮周围,隐藏夜的安眠曲。柔软的事物搁置在我的窗外,它们跟随月光绵延进我梦田。

旧屋的门虚掩着,月亮古铜的光溜进我的桌几,像经年的霜沉默不语。生活的悲喜,那是人间烟火的气息,留在

时间里的家园。

我模拟的星光有泪水的痕迹,比今晚更为隐晦,缠绵或悱恻。在月亮下吟诵一首诗,缄默的灯光逐渐丰腴。

午夜的钟响潜在我身体的末梢,树冠下的阴影如漏洞。夜色如思念的岸,我以云为舟楫,划向月光深不可测的海。

(五)雨夜

雨夜,我撑伞回村,人和雨在路上急行。屋顶上密集的雨水倾泻成水线,如果静止在雨中,我会听见马蹄一样的声响。屋内的灯光还亮着,父母还没有睡,他们的叹息声淹没在雨里,仿佛雨夜的孤独。

屋外,黑夜的深处,风雨像巨大的翅膀扇动着我的思想。

我坐在屋檐下,听天空中倾诉的语言,追忆似水的年华,在风雨里走过多少时光。

昨天,夏日微醺的平原,初夏的花朵还在恣意生长。

黑夜的雨,每次的降临都是我思想的重生。我冥想,在雨夜的尽头,照耀着